



中國建築：三性耦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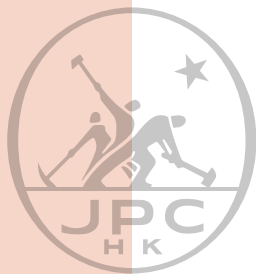
建築是人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建築與人休戚相關，須與不可分離。透過建築可以一窺國家的面貌、城市的風格和公民的精神狀態。

人的尺度就是建築的尺度，人的價值就是建築的價值，人的屬性就是建築的屬性。因此，建築學理論並不像邊界清晰的學科那樣，有著自成體系的邏輯一貫性。

建築學理論與其說是一門單獨的學科，不如說是各種學科的交集。它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三大知識體系。一個化學家可以不懂藝術而成績斐然，一個建築學家如果缺乏跨學科知識則很難達至一流。

同樣，建築物一定表現出知識集成的特點，以此來反證建築學家知識佔有的豐富性。建築與人的發展相生相伴，建築也透過自身獨特的表現形式鮮明地折射出人的基本屬性——物質性、社會性和知識性。物質性是人的第一屬性，社會性是人的現實屬性，知識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相對應的，建築理論也應該而且必然反映出物質性、社會性和知識性的特徵。

就建築理論而言，這三個屬性並不是單獨的、孤立的存在，而總是不可分離地耦合在一起，共同作用於建築理論和實踐，我把它歸納為“三性耦合”。在這本書中，我就是試圖以“三性耦合論”作為分析框架，來論述建築的歷史緣起、發展軌跡和方向目標的。



“三性耦合論”的來源

“三”對於中國文化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數字，先哲們賦予它極其豐富的內涵，甚至於連它的倍數都意義非凡。《道德經》四十二章寫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六六大順”，“九九歸一”。《易經》用三爻為一卦來占卜預測吉凶，其寓意是“三”能包羅世界萬象，“三”也能概括事物變化。

現實中果真有許多“三”可以概括的領域，譬如，方位分左中右、上中下、內中外；科學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時間分過去、現在、將來；粒子分電子、質子、中子；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真、善、美”哲學三原則。兩千多年前，古羅馬建築師馬可·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總結建築三要素：“實用、堅固、美觀”。司馬遷（前145年—約前90年）在《史記·律書》中指出：“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尚書·虞書·大禹謨第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利用、厚生是治國理政的三原則。王貴祥在其所著《中國古代人居理念與建築原則》[■]

■ 《中國古代人居理念與建築原則》，王貴祥著，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

一書中，將為政三原則作為中國特色的建築三原則加以化用，也不失為繼承圖新之舉。

東邊是廢墟，西邊是建築。時至今日，理念創意日新月異，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有人說，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實驗工地，建築面積海量，摩天大樓林立，但就建築思想而言，又是何等匱乏！通過中西方建築文化的比較研究，跨越歷史時空去體會不同建築思想的廣度和深度，掙脫束縛自我的框架和審美意識從而獲得全新的理論突破，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建築探索者的責任。

作者認為，雖然建築有著不可否認的技術和藝術的特徵，但僅憑這樣一般的認識很難接近建築的本質。

建築唯有從人出發，從人的生命活動出發才能全面的接近其本質。因此人的尺度就是建築的尺度，人的價值實現就是建築的價值實現，人的屬性就是建築的屬性。人首先是以肉體為表現形式的物質性存在，其物質力表現為能量的吸收和消耗；人也是現實的社會性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自始至終的相互信賴和依靠，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存在的前提；人更是本質的知識性存在，其知識力表現為人領悟知識並洞悉其相互關係的能力。

在與人相關的任何系統中，無處不閃爍著人的物質性、社會性和知識性的影子。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它們並不是那麼密切相關，但實際上，總有一股自然神秘的力量將它們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其中任何一種屬性發生變化，都會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地同時引發其他兩方面發生相應的變化。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作三性耦



合現象，也作“三性耦合論”。

這裏的“耦合”原本是一個電子術語，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物體相互依賴性的度量。耦合觀承認存在的獨立性，強調關係的整體性，崇尚發展的動態性。“三性耦合論”突出強調三元和諧的本質特徵，認為在一個三重結構的統一體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的必要條件，無論缺失哪個因素都不是一個理想的和諧指向。

“三性耦合論”以新的視野探索生命的內涵，以此為根據，構成本書對於建築研究的開端和定義性公理。本書不對“三性耦合論”作系統上的闡述，而是按照黑格爾（Friedrich Hegel, 1770年—1831年）的方法：“那個開端既不是什麼任意的暫時承認的東西，也不是隨便出現和姑且假定的東西，而是後來它本身表明了把它作為開端，是做得對的。”[■]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中國古代《太玄·玄數》記載：“聲律相協而八音生。”三性耦合論之於建築研究的意義也在於此。

■ 《邏輯學》上卷，黑格爾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7頁。

建築的物質性

物質性是建築的第一屬性，它來源於人的需求。我們把物質性理解為人自身的物質性和人體以外自然物質性的共同作用。建築師用來表現自我創造力的載體就是物質材料，其本身就是人和自然物的結合體。它有助於確定建築的視覺結構，並為建築的物質存在性提供對自身的支持。通過物質材料的運用、建構、造型來構成建築的組合、格局和秩序化的安排。

物質材料既是建築表達的手段，又是表達本身。斯維勒·費恩（Sverre Fehn, 1924 年—2009 年）說：“每種物質都有自己的影子，石頭的影子和秋葉的影子就截然不同。影子穿透物質，傳達著自身特有的信息。”[■]對一個最終的實體建築而言，只有物質材料才具有參與和發言的權力。物質材料的原始性決定了建築本身的原始性，物質材料的科學性決定了建築本身的科學性，物質材料的進步性決定了建築本身的進步性。任何一個民族在面對大千的物質世界時，都會感受到自然天賦的生命力和驅動力。

物質的概念在希臘文中是“母親”的意思，意味著“創造者”。

■ 《建築設計師如是說》，勞拉·思·大士科斯彙編，陳剛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6 頁。



它是天地之母，萬物由它生成，由它創造，因而是所有存在物的共同基礎。回溯建築物質性的發展歷程，有助於我們擁有一個縱深觀察和未來性的寬廣視野。

一萬年前的冰河時代，地球尚處於蒙昧嚴寒時期。我們的祖先每天過著遊蕩遷徙的採集狩獵生活。摘野果，撈魚貝，逮動物，一切活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填飽肚子。祖先們能從原始漫長的冰河世紀存活下來，靠的就是先天對各類植物、動物的直覺辨別和擷取。與此相適應，祖先們的居所是石下、樹上和山崖上的洞穴。他們搭建居所用的材料就是隨手撿來的樹枝、茅草、樹皮或者動物皮毛。舊石器時代沒有工具，簡單的打製石器並不適合砍伐。因此，居所樣子看起來和鳥巢相仿，帶有本能的驅使，像嬰兒初次拿筆畫的塗鴉。人類追逐食物的方式，決定了居所的物質形式。

地球溫度變暖，冰河融化，植物復甦，動物繁衍，人類獲得新生。祖先們定居下來，不再隨季節遷徙，他們拓耕土地，種植作物，飼養動物，採集狩獵時代漸漸被農耕文明所替代。

農耕文明給人類帶來許多益處，囤儲糧食，發明陶器和工具，老人向後輩傳授經驗，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增強，氏族制度萌生。人類聚集定居促進了食物、工具、信息、經驗、人際關係的良好發展，生命活動安定豐富——人類的住宅誕生了——家成為人類最具創造性的作品。

這時的房屋不再使用隨手撿來的原始材料，而代替以砍伐削製而成的木料，打磨過的石塊和捆綁等新的材料接合方法。房屋

明顯帶有思考過、想好了再幹的痕跡，圓的成型，木架、樹皮、茅草蓋頂是住宅最早的樣式。為什麼是圓的？日本建築師藤森照信（Fujimori Terunobu）的解釋極有意味：看看小鳥、小動物的巢穴就明白了，你見過方形的動物巢穴嗎？人類的圖像結構意識就是從圓形開始的。[■]生產方式的變化決定了住宅材料選擇的自覺意識。有固定居所的家，對人心靈和精神生活上的慰藉是人類進化不可缺少的條件。

儘管狩獵文明和農耕文明時人類居所的物質性選擇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但進入青銅時代，這種相似性和共通性基本蕩然無存。

很多建築史書都是從金字塔開始寫起，原因可能是金字塔的出現讓建築在高度以外有了整體的造型感。金字塔的原型即是古埃及原始的住宅“瑪斯塔巴”，以卵石為牆基，泥土抹頂，外形像一座有收分的長方形土台。幾千年後，其靈感讓法國盧浮宮美術館前的玻璃造型舉世聞名。

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年—1975年）在二十世紀集大成的《歷史研究》中，將六千年人類歷史劃分為二十一個成熟的文明，諸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中國等文明雖然都在距今7000年—4000年間掌握了青銅器製造技術、文字和規模農業，但由於政治、宗教、資源稟賦等差異，造成各國建築的造型、物質材料的使用都有極大的不同。古埃及的金字



塔和方尖碑都來源於太陽崇拜，建築材料主要是巨型石頭，造型具有強烈的幾何感、秩序感，棱角分明。而中國古建築卻截然不同，它以木材、磚瓦為主要原材料，木構框架富有彈性，造型優美均衡對稱，環境協調天人合一。

從物質性來看，木材比石材更具有柔性，更容易搬運、便於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而究其原因，也許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國建築既以木材為主，宮室之壽命故乃限於木質結構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是緣於不著意與原物長存之觀念，蓋中國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滅之工程，欲以人工與自然體竟久存之實，且既安於新陳代謝之理，以自然生滅為定律。”[■]

儒、釋、道三家學說大體都認可“萬物無常”的觀點，因此中國傳統哲學對物質性這一命題與西方追求的“永恆不滅”相異。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年—1995年）論及中國建築不像其他文明體系中用石頭來構築神性紀念空間時曾說：“中國人的心態在本質上是世俗化的，熱愛生活和自然……中國人似乎並不追求外在器物的永久性來象徵內在永久的精神，其最高境界就是無為”。人既然處於不斷的繁衍和傳播之中，身處不同時代的人對於建築物也會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築也應該新陳代謝，與居住其中的人共呼吸。

■ 《人類與建築的歷史》，藤森照信著，范一琦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 《中國建築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綜合比較上述情況，是地緣、宗教、文化影響了人的物質生活，也間接影響了建築的物質性選擇。

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進步給建築帶來革命性的變革，表現在鋼鐵、玻璃、水泥、塑料等建築材料的廣泛應用上。資本主義興起一百多年來所創造的財富是以前人類財富創造的總和，建築的繁榮也遵循這個規律，這種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是知識積累推動科技進步的結果。當然，它的副作用就沒有那麼樂觀了：浮躁、拜金、貪婪、掠奪，這是顯而易見的。庫哈斯在 1978 年出版的《癡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 結尾寫道：“The Metropolis strives to reach a mythical point where the world is completely fabricated by man, so that it absolutely coincides with his desires. The metropolis is an addictive machine, from which there is no escape, unless it offers, too...”¹ (大都市努力達到一個完全由人捏造的虛構世界，使它完全符合人的慾望。大都市是一個讓人上癮的機器，沒有逃避，除非它給你機會……)

如今你無論漫步北京、香港、東京，還是倫敦、紐約、多倫多，鱗次櫛比的高層建築像是有血緣關係的姐妹一樣：箱體結構、大玻璃窗，空間密閉，視野通透。科技成果如電梯、空調、通訊傳輸設備改變了建築的连接方法，也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計算機技術和 3D 打印技術對於建築材料的應用不僅達到對材料本

¹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Rem Koolhaas, The Monacelli Press, 1978.



埃及金字塔



中國古代宮殿

